



浙江圖書館

兩朝從言錄卷之十三



浙江圖書館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戊申朔

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先是二十九日、內閣葉發書與三法司明日中府會審熊王、當以公道、不可徇情、

是日三法司會審

河南道王問先審何人、眾位一躬、王同大理寺出位一步、問、喚熊芝崗過來、熊廷弼一跪、就起、廷弼言從田間起、原議住扎山海、無可奈何出關、職見廣寧撫臣不守而弃、職恐山海有微、罪之難辭、先並不曾議職住扎廣寧、如原議我住廣寧、罪亦難解、一躬、投一招揭、又呼王巡撫過來、王化貞跪下大哭、職在廣寧、屢言大戰、如經台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功、河東寬大得戰、河西地土窄小、難以征戰、且奴酋過河、廣寧

危在旦夕、經台領西兵而來救援、職聽之、歡喜不盡、不幸熊經略先來、次后竟然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于化貞也、投上一揭、亦一躬、而過各候堂審、

我師復新都縣○奢寅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賊首符國貞、屢為官兵所挫、綏陽任知縣督丁文明等進攻、又聞大兵且至、賊宵遁歸窠、任知縣請萬三府入城、隨議進復桐梓、

湄潭賊降

按湄潭為川貴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方、殺掠人民、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地界、倫懼投降、各兵進駐遵義湄潭一帶以寧、惟重慶尚為賊據耳、

起升張孔教、李若珪、楊漣、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狀元文震孟授脩撰、南眼傳冠、深花陳仁錫、授編脩、

狀元文震孟授脩撰榜眼傅冠探花陳仁錫授編脩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切要事務疏曰臣等竊觀今日
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生心
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有異常舉動于以收拾人心挽回
天意必無收寧之理以

祖宗二百五十六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今日臣
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

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
厄運不得與古之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爲

宗社受過而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爲今之計必上下同心

此處大關
頭會須看

如揀焚拯溺、竭蹶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後一日無改昔年苟且因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書生、茫無筭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開列數款、上瀆

聖聰。中外臣工苟少有爲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狂愚、共圖報效。其事關朝廷、并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頃者

皇上以臣等求去、疊下溫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其勉效

贊襄、削平禍亂、臣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之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綸扉尺地千百爲羣終無益于事而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何而已伏候

聖裁

一安遼民臣觀邊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爲亂殷鑒昭然及今不爲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穀數千石今宜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可聯保甲爲戎行固

分屯以安
流民既可
以散其勢
又可以耗
其力是策
之最上者

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爲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
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錢糧須爲設處，即捐一
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爲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
一帶遺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散安插，以消
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寧失事以來，
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爲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
宜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做
者又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使

透見

爾時處處
于戈處處
盜賊皆議
論之流禍
可不戒哉

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爲禍甚于干戈盜賊。識者先之。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哓哓爲哉。

一明職掌。我朝革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銓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問斷。閣臣得而叅之否。今議者責臣以推諉。望臣等以徑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問有擬允。而部中之沉閣如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如擬。令科臣糾叅。而科臣之不糾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嘗告九卿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爲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

日當完。違者叅治。諸臣皆以爲然。而竟未有舉者。臣等擬
肯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
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復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
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
當共圖者也。

極言駟過
之苦

一恤民困。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
也。其最爲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
向時縉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
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
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携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累累。一至

真可恨

於此。而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俑。庶職效尤。雖屢奉明旨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褻如克耳。頃良鄉百姓詣闕告苦。訴窮真可痛哭。是何列在冠裳身受國恩。而捍網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失事。中外驚惶。計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目悸邊塵。心違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爲供給夫馬。傳送還鄉。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而

急宜力行

皇上不許晉淑怵之催兵。真是神見。而各衙門題差請告。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自真正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告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卽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用

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叅治罷斥。有不發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一收人心。蓋人心者。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繫

于此。苟人心不搖。即有禍亂。亦不至糜爛決裂而不可救。

今日人心以征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故黔

蜀逆酋。一呼響應。不可扑滅。切恐海內聞風。相挺為亂。又

不止于二方。况兵餉匱竭。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

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

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

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夷段疋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

改折十庫

錢糧

減免蘇杭

織造

傳免雲南
貢金

節省內府
需索

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
解使恩出自簡上至于內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
併行節省仍亟下特明詔使普天咸知此類詔書其
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而消其
携貳之志即有不軌奸萌無從鼓煽則于目前深矣
國家安如盤石而東西亂賊皆可漸次而削平矣昔唐德
宗中主耳然即位一詔淄青叛卒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
吾屬猶反乎此所謂戰勝而廟堂不煩兵而天下服今日
之安

宗社致太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尤爲末務臣等之所

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爲最切耳。臣等亦知典係 上供、事關內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又安、

皇上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北斗、亦安所用、

朝廷今日省一分、即民受十分之賜、斯民受十分之賜、即有萬分之安、輕重存亡在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辭之畢矣。至于目前緊要諸費、無可措處、不得不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燃眉、

摠之爲天下國家計耳、臣等爲事勢急迫、敢爲此言耳、

欽定纂脩實錄諸臣、朱之蕃起、改吏部右侍郎、溫體仁起、

升禮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克

定纂脩官

勸發帑

升禮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克

實錄正副總裁脩撰莊際昌編脩賀逢聖林鈺朱繼祚張

冲檢討丁乾學金秉乾姚希孟楊世芳丁進劉宇亮克纂

脩官

登萊偵報

只恨奔廣
亭之登使
機會錯盡

一快

據征東副將王紹勳揭帖內言正月二十三日竇總兵
借貴英拱兔二處夷兵一萬與祖叅將同廣寧兵馬在
寧遠北十八里雙樹子上陣奴酋敗回廣寧將住民就
趕過河東所帶弓箭鎗刀俱搜留填壕西達子說你把
河東借了又佔河西我穿喫的通沒了我要與你廝殺
有錦義前四衛人民皆未曾順廣寧富戶家屬早已搬
住寧遠初三日達子往右毛衛看糧由十三站徑過見
山上人馬衆多就攻打一陣被山上石礮亂打重傷二
個王子綿帶縛
住擡回

軫恤遼民

在畿外者安插屯種其流寓京城者查明分派各令安業生儒准考試發附科舉

慮生于識有此識所

以有此慮謂之過可

謂之苛可然公忠義

性生決不肯避過與

苛之迹坐視奸詭橫

行而不一摘發以驚

破其胆耳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奏為釋羣疑銷隱禍以固人心疏曰臣觀今日中外人心皆從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人以為奴賊奸細已伏

陛下宮中一見寇臨于外奸發于內其禍有不忍言臣田間久聞此語今來都下人言更甚通國危疑莫必其命且流言入于大內矣臣伏而思之人言胡為而然耶往者

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謀逆實係蘆受劉于簡供招具在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言洵洵有自來矣

祖宗功德甚厚

陛下福祚方隆、天地鬼神、森列擁護、故張差劉保、先已
伏誅、凡謀者必敗、敗者必誅、即天下至愚、不應復萌此念。
况鄭養性等、蒙三朝不殺之恩、正保守富貴之日、豈復
更有邪謀、而無奈人心之積疑不解也。人心與國勢相
爲存亡、人心疑則懼、懼則易動、而不可固。雖有高城深池、
堅甲利兵、其何以守。臣以爲奸細之說、不必論其事之有
無、當思所以處之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玩者而解之、非
以害之、正使之遠害以自全也。故在養性自爲計、不宜以
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

陛下爲養性計則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禁近。亟當令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如李如禎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皆其兄弟所爲。劉于藺原招明言李永芳約如禎內應。

陛下不誅如禎真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至于崔文昇者當

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症必虛。雖至于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况于至尊乎。

陛下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政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之。人不同張差劉保。蚤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天下事當其可爲。則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斨破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鄭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昇。即正典刑。則人心之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

國家之紀法一明。天下之神氣一振。然後戰守之事次第

可行也。事關安危大計，臣下皆可直言。臣不敢自引出位之罪，不勝聳息之至。奉

聖旨：朕御極以來，宮府協心，禁廷安穩，外何由知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藉，當自行奏來保全國戚。你每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并崔文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詞理明達
極得申救
之體

御史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刑科奉有 駕帖二紙，一開杜茂等，一開佟卜年。科臣熊德陽當即簽名付訖。第虞等之一字，開告誥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為戒諭。如斯而已。兵部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已入膏肓，一疏內稱科臣止

許孛杜茂一人如多孛我上本叅等語科臣隨蒙
旨調外任用仰見我

皇上杜釁銷萌之慮至深遠也夫奴酋發難以來慣用奸
細若輩輸情勾夷明奸賣國中外交爲切齒凜凜三尺誰
敢以私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防其濫我

祖宗朝凡奉駕帖必付刑科簽名自有深意非徒防奸蔽
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旨逮繫而等字不無多起

葛藤倘奉行者吠聲射影張彌天之網得無徧地皆兇黨
良民盡奸宄乎目今人心洶洶外畏虜內苦兵驚寃未定
流離轉徙載道而復重以奸細之猜疑緹騎之騷擾其何

以堪不駭而鹿奔則挺而走險且科臣仰體明旨無得驚擾地方波及無辜之諭再申約束除暴之中寓安良之意于朝廷之法無撓于臣子之心良苦而于樞臣亦無所抵牾于其間也樞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且拾細人之口吻入告君父是誠何心哉其設機構穿別有難端職等不暇直抉其隱但據事評理豈鶴鳴爲發奸而德陽爲庇奸者乎我

國家慮患防微上以持一人之紀綱下以司萬方之平允惟二三諫官是藉知而即言匪爲溺職言而得當是即忠猷矧官旗傳言未的聖明業已洞悉其枉而獨不可

以轉圜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漢，淮南寢謀。官何負于國，而一番降謫，恐奸細未當斧鉞之誅，而忠直先蒙驅逐之害。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

聖度包荒，亟勅德陽，照舊供職。庶奸竇永塞，言路宏開。人心國是，永賴之矣。臣無任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

時以逃兵逃民俱不可用，有監生柯仲炯足智多謀，胸有武庫，延納義勇使客吳文耀、李一鳳等，同心滅賊，義氣感發，可立致萬人。就中簡選五千，練成一軍，率之出關，必有成績。

吏科給事中今聽調侯震暘謹條田賦河渠事宜疏曰：臣

一鳴既斥，何敢復言天下事。顧時值多艱，其于

諫官以知無不言為盡職而公又獨言其

聖且久
且遠者卒
以迂輔議
調士論壯
之亦復恤
之

國勢安危、民情離合、有不能釋然者、而臣義方去廊廟而適江湖、將與田夫野老商畝畝間事、則夫錢糧之利弊、地土之瘠饒、水利之廢興、爲臣所灼見者、宜舉以告、惟

皇上棄其身、毋并棄其言、可乎、臣觀今日之事、雖土崩瓦解、業已見形、然未常不可爲也、要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夫收人心則去其失人心者可已、而失人心則莫如增餉、然遼餉不可撤也、亦宜酌其地而差等之、毋以一切法釀變地方、臣以爲應議者有四、京畿及近關者宜議也、滇黔川廣有事之地宜議也、原額最輕如楚之荆、德辰、襄等府而最重如臣、卿蘇、松、常、鎮及浙江嘉湖、杭宜議也、何也、近

地根本所托、正調倍煩、轉輸倍苦、他省不得援也、遠地德

而最重如臣謝蘇松常鎮及浙江嘉湖杭宜議也何也近

地根本所托征調倍煩轉輸倍苦他省不得援也遠地聽
聞易訛有司掊尅最慘而強梗易借以爲名也原輕者本
未倒置民其有辭而原重者皮骨已枯不勝再剝也此人
心向背之機樞也今近畿亦有蠲免楚中因有更照畝爲
照糧者而恩未遍法未均也臣曾巡視太倉知外解錢
糧弊孔百出未易窮詰而倒批其最著者臣以爲宜立號
批其法由巡視衙門印批一號至十百千號用印鈐蓋半發
省直半存巡視以便對驗以防洗改蓋錢糧雖煩一省有

錢糧宜清

一省之頭緒兩直各府有各府之頭緒首解用一號批次
解用一號批次解用二號批二號批內并填首解數目三

河月... 卷一三

號批內并填首解次解數目批批如是項項如是更于進表時各將已解數目先期彙爲一冊報該部與巡視互對即有神奸如假印假批迴等弊恐無所容矣且如職邑嘉定縣濶布一項有五六年前解戶領銀二萬金或五六千金至今查無着落者夫萬金不爲不多萬金而辨之一邑不爲不苦以萬金付解戶五六年不爲不久不在官不在民置之何地舉一項而別項可知舉一邑而他邑可知及查此項布額非比舖宮細布亦非賞軍邊布爲決不可緩之征先撫臣周文襄公痛江南賦重獨此可以寬民力而職邑磽瘠特甚故全以派之二萬年來良有司征者絕少

十庫宜折

間有征解、不過通融別項以塞誅求云爾。近歲載入考成、積逋無筭、海澨窮黎、惶駭無措。屢有搨竿之象、有司或未任而罰俸以待之、或久任而戴罪以需之、究竟無以爲也。聞撫臣將悉其狀以聞、爲民請命、此而可無變計乎。職因此而知十庫本色之決宜折也。以極急之金錢、辨極朽之庫貯、以有盡之脂膏、供無盡之鋪墊、而執成例而無變計。臣知其不可也。年來發帑已多、而臣猶存乎見少、何者、貢稅等項、特可見者耳。他如贓庫所儲、

帑藏宜發

世宗朝沒入嚴嵩等、以千萬計、其後祈禱脩齋、費出無度、以爲穢物、悉置不用。

神宗朝沒馮保張鯨張誠張明陳矩田乂及管庫孫順及
霍指揮徐寶石尚書楊兆等以億萬計總不可以數量也
今所發千萬即以馮保一賊當之有餘矣遂總總罄竭爲
慮乎豈年遠數多盡克狗鼠遂不可查覈乎至于理財大
端莫如地利地利莫如用水西北水利言之者詳矣此在
嚴旨申飭合井中州與山之東西四撫臣會爲一心問源
尋委高下相因首尾相應方克有濟未易言也而職鄉吳
中爲重賦根本則水利尤急夫江南七郡幅員最狹其併
厖而乘耒耜者猶此兩手兩足之人也計畝輸賦何以百
倍他省豈非震澤爲之輸灌乎水能爲利亦能爲害禹貢

東南水利

此誠蘇松
加湖一大
爭不惟無
任之者亦
且無言之
者候公干
是乎俎豆
矣

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吳松江其大幹也，自海忠介公
開濬以後，漸就堙塞，且中斷矣。彼震澤所誌七郡之水，無
由宣瀉，一遇春潦，千里為湖，其水遇不通之處，則又涓滴
無資，勢不能稼，則與各省之石田何異，而責以百倍之重
賦，其能堪乎。前按臣薛 曾特疏上 聞
旨下部，至今杳然，甚矣任事之難，其人也。凡此皆據臣所
見，舉其概以告

皇上者如此，其詳則聽之任事者，臣未敢及也。要之
國本在民，凡有地方之責者，倘能推此意，實加整頓，其于
收拾人心，振起殘局，尚有餘地。臣子亦何忍為朝不謀夕

竿頭更進

之計也。夫號批與開濬吳淞舉而措之度無難事。若言減
 賦則司農不樂聞言折色則內璫不樂聞言發帑則
 皇上亦未必樂聞。倘不早早深維玩時愒日天下事尚恐
 言哉。臣久鬱于衷方擬從容條奏。今雖以罪去終欲一獻
 其愚惟

聖明自為社稷蒼生計。即更以臣為迂戇不辭矣。

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是日三法司大堂在京畿道會審經撫午時方審都御
 史鄒刑部尚書王大理寺周同審言職等奉

旨會問二人熊廷弼跪下言職起田間復任經略原議
 住扎山海並無住扎廣寧字樣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

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
 明旨內云提審二字又有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公今

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

事勢必要
到此自詣
詔獄免了
許多口舌

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
旨如此反得罪于朝廷熊廷弼言職奉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廷弼相爭多
時王尚書說公今不肯進部叫錦衣衛旗衛暫時同到

天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
旨定奪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王化貞跪下言職苦職

自知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投上鄒王云公
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一躬而散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改聽問熊廷弼請自詣詔獄

疏曰職經略無狀前已蒙



聖明照察革職回籍聽勘職當回籍祇緣王化貞張鶴鳴

等造捏流言欲加職以赤族之禍職不敢回籍具疏請逮

蒙恩未允旋于閣疏着法司從公問明具奏本月初一

日中府十三道十三司大理寺屢官會問職但為封疆受

過不欲多言。今初九日三法司堂上官會問。職亦不欲多言。惟是前肯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後肯止于着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

旨而先赴獄。法司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朝臣之體。伏乞

聖明勅下法司。以便遵行。無任迫切待罪之至。

欽差贊畫軍需舉人臣孫元化上言。臣惟人臣之分。無所逃于天地。則有難而不吐。有知而不言。必異域之人可矣。

以心吐胆
之言

廣寧言棄八日。而臣至京。五日。而出防守都城之楊。又二

廣寧言棄八日而臣至京五日而出防守都城之揭又二日而出并防關口之揭斯時有一念及身名者

皇上極之且亦謂關口之失危及都城都城之危更及天下無論富貴卿相即貧賤士民安所保其妻子而共享疇昔榮肥哉故爲京邊即所以爲鄉井古人所謂以保富貴之心奉君願與同朝共勉者也臣下第之後臣宜去矣而科臣侯震暘疏薦部臣沈滌苦留繼之以太常寺少卿董應舉禮部司務楊世賞先後列名上聞天聽臣非不知相度時勢揣量人情忌功者多任事者少必不容青衿之子得効涓涘顧臣生平力學尤可待時而疲羸之士卒

單薄之邊牆危如累卵不能待也。今勞兵部題覆

明旨允行且覆載弘仁容臣不受職銜使得以葛巾布衣

周旋橐鞬斯誠曠古之希迹總亦當世之拓招也第臣學

有淵源行無虛飭如其法則能成其功行其志則能竟其

業雖一介無聞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銳

台議論戒于二三賞罰期于信必此四言者莫能易也氣

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施令有順逆踐臣之言而後責臣

之自踐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

遲兵將不由臣練而謂器法之病是傷人改方而罪臣操

刀受傷而誅臣也非臣所敢承臣今既膺簡命本緣素

不列之語

足為前后
任事諸人
吐氣

心豈敢復單勞單險惟是既不受官又無專權不過為謀

受傷而誅臣也非臣所敢承臣今既膺簡命本綠素

心豈敢復憚勞憚險惟是既不受官又無專勅不過為謀
畫相度之人某路某口宜築幾臺某口某臺宜作何形或
銅或鉄或大或小宜用何銃兵數某多某少糧數某多某
少宜作何區處臣言之而當于用則臣留若言之而不當
于用則臣去亦不敢逡巡苟且糜俸冒差以干悞
國之罰也草野賤臣先布朴愚伏惟

聖明裁鑒責成

都御史鄒元標疏曰恭惟

皇上麗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薄海遐陬悉耀光明可謂二百餘年盛際矣顧

愛才憐才
之意與干
古相為照
耀

後者。恤錄矣。然恤而大半未恤者。臣拳拳言之。以各省
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書到久矣。每覩其子若孫重繭而
來。空囊而歸。心切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
埃。齒蒐精鬼。肅風霜之氣。倘在今日。卓犖之用。亦曰瑚璉
一往不返。國家不得收其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
豈後臣也。即贈已爲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
幾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鶴髮蕭蕭。以
資多出諸臣之先。南北廿餘人。沉滯尤然。三十年前得之
官。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覩顏踞其上。真堪愧死。愛才憐
才。如輔臣與冢臣。若何爲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

才如輔臣與家臣。若何爲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限。南北三品似可添註。亦體遺佚之一道也。今忽以其老與衰遲忽之。不知今人設宴置一古器。坐客改容。何獨用人不然。且諸臣眼看榮枯。坐守歲月者。不知幾春秋矣。願當事深維之也。此諸已廢之臣。人所共見共知也。邇年京察滿朝不平。察其故。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經臣所聞如胡桂芬、金士衡、章家禎、葛寅亮、楊廷筠、沈應奎、吳亮嗣、吳良甫、吳爾成、賀煨、丁元薦、李炳恭、史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秦一榛、麻僖、王時熙、陳一元、荆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也。諸臣各任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皆其自取。然人有得

過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便爾沉淪、則諸臣不
恕之過也、或者搜諸臣之隱、以明已之是、不知人品瑕瑜、
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矣、不
再提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者謂此例一開、壞
國令甲、不知在人真贗公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魏時亮
周世選諸人、破例而起者三事、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
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直是真非直道而行
至不能保無一時淆訛之、國是者、必有萬古不泯之真
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况其生乎、恤錄死者、所以勵
生者于今日、重用生者、所以慰死者于前日、摠爲

生者于今日。重用生者。所以慰死者于前日。總爲

皇上没者恤錄、存者召用之。旨臣不過推而引之耳。鹿性善走、伎伎行者爲同類也。臣豈鹿不如哉。臣衰晚愚陋、忝司風紀、夢昧思歸、不敢起口、無能爲

陛下振久弛之頹綱、藉是洗累年之蒙氣、使人心世道、不盡澌滅、是臣所以報

陛下萬分之一也

薦剡中有此兩人便不減巡方之色

廣東巡按王尊德奏曰、臣惟天生人才、僅足以供一代之用、豈宜沉淪棄置、伏觀

皇上自登寶位以來、網羅賢俊、凡昔被謫諸臣、皆已錄用、山川流落者、瞻天日而會風雲、蓋已野無遺賢矣、惟是嶺

海尚有二臣所宜 賜環臣巡邊事竣例應薦舉查得海陽縣典史楊文煥識朗寒星丹誠貫日當年白簡尤存大史之編此日青山頓返還轅之駕香山典史曾六德蒿目憂時披鱗論事言無忌諱身反復于雷霆計有補裨位當還乎鴛鷺此二臣者皆 國家之楨幹而宜急為徵用者也

經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進呈獄詞會審得當奴酋之猖獗也遼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

可謂非常之 寵遇矣。在昔煥士猶為知己死。場兩人頗

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爲知己死。况兩人頗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相關一場挈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結局也。試問今日遼山遼水。竟屬誰家。數百年相傳疆土。淪於夷狄。數百年生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是巡撫。釀此喪敗。望風先遁。罪將誰委。平不於大公案一眼覷破。一口道破。而區區拾紙上之殘瀋。爭長競短。強生分別。吁亦左矣。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撐持。八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

亦是公論
不然無以
服化貞之
心

是是

公論

來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間而反爲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伎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鶴皆兵。鞞鼓鉄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弃廣寧如數履。匹馬宵遁。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蒐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

日見童走卒咸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

史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

日兒童走卒咸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

皇上賜劔賜莽玉侑以金帛餞以九卿殊寵異數近世

未有廷弼何以仰答眷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追惟

初出春明門即徼有控扼山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

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徼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

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

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

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

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

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

只當持此
不戰如何
後又督戰

亦其公

月

卷

三

大差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悉等閑置之。迨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亦不成。爲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未

圖

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

或卷甲疾赴廣寧。提一劍以戡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旣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舉動。豈不負國恩而遺笑於天下乎。即有益世之氣。料夷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

責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

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說者曰兩人皆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等讀蘇軾刑賞論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

確確

八

刑賞論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

開一線之路

於執之一義若不測之特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也奏入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弃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

内地震驚且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即殊法

難懸異會同覆審既明俱依擬

禮部尚書孫慎行奏為綱常大分宜明弒逆顯形難掩欲

禦外寇須除內奸欲息羣囂須除大慙懇乞明速正典

刑以圖社稷疏曰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

聞朝事值

皇祖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

留此等清議于人間如懸坐律令使人不敢輕犯

紛語

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密，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簡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併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劔自裁，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閣門席藁以待司寇議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含吾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藉調理，豈以已實荐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上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爲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由愛深心，欲爲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藥兩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

非獨于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專。夫

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

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絕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歎歎之態，即曰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繳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

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

一不可行止，事成則以操其重，何所不爲，即事不成亦已任其恩，無所伏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

也。先是又有議上尊謚稱恭。

皇帝事謚議

旨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臣部不能主也。

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之主職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爲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降周主宋其亡也宋謚爲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寧夏平播功列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比降王迺齋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蓋實乃呪咀 君國等干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

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膺、小豎、何遜、膽大揚言言者以爲遜忠。隔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慨慷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所以

皇考社稷將不血食。可爲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攔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

忍 冲主之捏扼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
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
極慎重之事無勇猛嘗試夫進藥尤可爲忠愛而三事尚
可爲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爲解者
也職在禮言禮每票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
若在吏言吏妄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賣 國在刑言刑
縱情蔑法其敢于于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 社稷之大
禍患者章滿不啻公車職不能意數也即禮言禮亦就昇
革間一時事若其他罪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職亦不敢深

數也。大都從哲扶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志有謀，不以之捍外侮，而以之禍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亮。

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職知皇上英明洞然，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暗能多機，傾赫中外。

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劔牽裾之義，不克憑城憑社之虞。今諒陰將終，大禮畢就。

皇上急討國賊、職惟庖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昔唐相李林甫、破懷邊事、窮兇極惡、然身不能禍、而至斲棺鞭尸、楊國忠、阿附權臣、窮兇極惡、然朝廷不能討、而至斷頭註槩、千古人心、尤有遺恨、今

聖明握鑑燭邪、出唐宗萬萬、而從哲弒逆顯形、又林甫輩所未有之惡、何不亟爲一討、而徒使人心忿恨、如蓄燃薪、如壅大川、夫奴酋薦食、直迫郊關、土賊跳梁、禍延兩省、勢岌岌最可憂者也、而職以爲是四肢之病、非腹心之病、是醫藥可襍却之病、非膏肓不針砭之病、若從哲之弒逆哉

一日不討、則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太阿倒持、議論淆

醫藥可禳却之病非膏盲不針砭之病若從哲之弒逆哉
一日不訃則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太阿倒持議論淆
訛我

皇上即欲一怒安民而無從除治羣臣即欲九死殉國而
坐管挫敗絲棼莫理土崩立見是乃腹心之病膏盲不可
針砭之病國家之大可憂者也職爲是抱恨已久夙夜
不寧一承恩召便欲叩叫帝闈發抒積誠祇緣兩足
廢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職覩

皇上下大孝宏仁追踪堯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
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置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
皇祖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罪銷奸臣逆賊于異

日伏乞

皇上下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攀也、毋怕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職言有當、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考問、寘之極刑、如職一言無當、即重治甘心焉、職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然職之身、孤雛腐鼠之身也、其于國無毫毛之益、而從哲之身、封豕長蛇之身也、其于國有丘山之害、職故不惜其身以殉國脉、嘗安所以仰報恩遇、而忠皇上之職分也、孟子云、無禮義、則上下亂、傳云、見有禮于

皇上一之職分也。子孟子云：無禮義則上下亂。傳云：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鶯鴞之逐鳥雀也。不然，職何苦？以後輩不善事先輩，以部臣不善事閣臣，而爲此急切之言，生呶呶之口耶？職誠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旣而從哲連章申辨，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

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
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太
常寺卿陳干庭、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
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臬、滿朝
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府
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
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
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劉芳
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臯、馬鳴世、吳牲、喻思恂、樊
尚燝、陸獻明、鄒伏宣、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等、共

尚燦陸獻明鄒伏宣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等共
立意雖有重輕則皆執法駁正之論也

議撫西虜

行邊尚書張鶴鳴報云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烟
斷絕督臣王象乾差通使從各口外跟同夷使東至
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夷通使報奴賊情形報西虜情
形多恐其不的一槩不敢入報據朶顏三衛三十六家
頭目陳暈大董忽力煖太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
恰那彥不刺度台吉合那顏蟒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
即素又罕索羅世等前後報稟大都為遼左全失恐額
賞無處出辦要挾講折其欲無厭其奮然而欲與奴賊
戰則我難憑但得其帖然不來作反不與奴合則我之
大利何也遼左全沒藩籬盡撤器甲車鏡盡委而資奴
關上雖兵馬稍集然散亂無統叢聚未練一墻之外便
為虜騎冲突之地沿邊千里無處非虜穴無論奴酋即
西虜一動口隘可入者甚多我防護不暇敢言恢復故
今日東事惟撫賞西虜為第一緊要着數不待智者而
知也今各虜俱上馬帶兵萬餘人裹糧住帳口外各為
拒奴而實為挾賞督臣同職委代管山石道監軍叅議

邢慎言、總管廣寧、寧前虜賞、錢糧委寧前道副使張應
吾專管、廣寧寧前虜賞貨物委同知華崇管、寧前撫實
委副將王牧民、游吉、張定都司、關守信、名色守備襲東
正名色千總郝興宗、黃應節、通官王朝宗、王擒、胡尹來
春、李貴、擺賽出入虜營、往來傳宣、皆得諸夷情、通曉夷
語、剛柔輕重、講折合宜、委番僧王喇嘛、并伊徒弟副喇
嘛、揚喇嘛、精通經典、熟練虜情、諸虜酋督膜拜頂禮于
中、諭以禍福、曉以紀綱、虜人信服、往返講折、經略尚書
王在晉到任後、督臣同職詳述撫夷情節、經臣曰、西虜
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但虜人犬羊、其欲無厭、
當此新喪地之後、萬無拒絕之理、其勢必出于撫、蓋萬
不得已之勢也、照得自寧遠前屯衛以西至薊鎮一帶、
朶顏三衛之虜也、雖狼子野心、時有反狀、然
祖宗規模、設立原善、彼利歲賞、終就籠索、自寧遠以東
至廣寧、皆虎墩兔愁炒花宰賽等虜元之裔也、部落雖
多、其勢不聯、亦利我撫賞、屬我羈縻、然其心皆不可測、
寧遠前所、芝麻灣等處、尚多積糧、無人敢取、此皆以拋
棄之物也、督臣與職議、不如賞虜、連日各虜運糧至關、
與百姓糴賣、換布、關上糧貴、虜利其布、百姓利其賤、殊
爲兩便、各堡尚有遺銃、令人軍取、各虜獲送載回大砲

九十一位、寧遠去覺、華島陸路、二十一里、與虜、直送

九十二位、寧遠去覺華島陸路二十里、衆虜擡砲直送至海邊船上、一時効順、若可訓養、而夷性無嘗、難保無虞、臣雖曾在臨鞏道防松山、賀蘭西海之虜、彼處原主戰、未經撫夷、不知其情、督臣在宣薊前後三十餘年、各虜祖宗俱管撫賞、督臣發宣諭帖子數十道、虜皆加額叩拜痛哭、收受、以輕車熟路之恩、淪肌浹髓之衆、撫之亦似可籠絡、經臣初受事、虜情輕重、撫賞厚薄、明于指掌、諸虜相傳、胥爲傾服、職不過從、苟唯諾受成而已、然撫夷之中、有大難下手處、大難結局處、有邊臣所不敢言、廷臣所不能知、樞臣視之爲不武、計臣視之爲浪費、言臣視之爲罪府者、臣敢一一剖析、明白陳之、除額賞有定數、不開外、虜將到邊口、有牛羊段布米麵果酒之賞、名曰迎風、至邊口住、不賞、亦如迎風、名曰過夜、到齊賞、亦如迎風、名曰祭旗、虜差數人、或數十人、或差一人、講話、或報某事、報某警、頭緒正多、皆賞米麵酒肉果品、名曰喫食、以上各項賞費、更倍于額賞、却原不在額辨經費之數之內、費唇扭舌、那東借西、軍糧明扣、百姓明幫、上隱忍而不敢發、下含怒而不敢言、少有叢釁、一有風聞、朝議即以一切文法隨其後、邊事之壞、多由于此、莫非王事、何獨邊臣受此艱若也、計其費、即以全遼之

額餉額賞新餉之數計之用之山海薊門并用之撫夷
 綽有餘擲也而又不為節着空名減其加派以貽害疆
 事此一定之籌不心再計又須督臣暫住山海月餘方
 可定也各邊既靜然後一意戰守漸圖恢復如雜以苟
 觀之意見掣以一切之文法則邊事
 必不可為而禍且及于宗社矣

輟寶和店稅○清查侍衛

書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
 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

祈雨

熱審

刑部尚書王紀劾罷囂曠司官徐大化

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一本進

聖學三札其疏曰臣聞為人臣者懷堯舜之道以事其君
忠之大也是以孟軻氏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
以為必如是而後為忠且敬云爾臣自壯歲從事堯舜孔
孟之學切願致忠之日久矣蒙

先帝起臣田間

有本之學
醇儒之言

皇上復寵以清卿美秩豈徒榮臣之遭遇乎以其有所陳

說上佐

聖明之萬一也臣聞

先帝以堯舜望皇上以輔

皇上為堯舜囑諸大臣誠見

皇上聰明仁孝可以當此也。邇者伏覩

皇上法祖續親，勤學親政，信任大臣，禮貌耆碩，廣開言路，軫恤民隱，盛德徽猷，果可以當此也。臣幸遭逢

聖主，不思勉圖報稱，寧不負唐虞之世哉。用是不揣愚陋，謹以素所習聞

先聖之訓，括其旨要，條爲

聖學三札，曰定

聖志曰一。聖心曰明。聖德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蓋法堯舜之聖在求堯舜之道，是以定。聖志先焉。夫堯舜所以爲萬世法者，非以其生而神聖也，正以其學而成聖，故足法也。三代之王，蓋有志堯舜而法之者矣。若夏禹商

湯周文王數聖人是也故臣顛

皇上定志爲之也。志惡乎定。志在初年。淳一未淆。耳目未
惑。志氣清明。爲力最易。堯之爲君也。十九齡而即帝位。與
皇上同。當是時。天下非盡平也。洪水艱食。蠻夷滑夏。其患
非少於今也。堯能容嗟。敝戒與其臣。撥亂而興治。其效至
協和。光被在位。百有餘年。榮華至今。非以冲聖之定志明
驗歟。皇上誠毅然志於堯舜。俾精神收斂。宮闈宴閒之地。常
有以自保。非堯舜之事。自不留於念慮。聖學從此始
矣。然法堯舜之聖。又在見堯舜之心。是以一

聖心要焉。夫謂堯舜之心者何也。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止耳。舜復權中之本於心。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聖人之心精。首揭之天下萬世者也。請得繹之。蓋所性之靈妙於生心。而形質之欲亦爲心累。是故心之乘乎動也。動於所性之靈。其心道心也。動於形質之欲。其心人心也。人心累於所欲。則禍機兆矣。故曰危。人心旣危。則道心之存者無幾矣。故曰微。人心危則道心微。聖人所深戒也。精以別夫人心。而一之於道心。所謂惟精惟一也。一則澄然無事。廓然大公。而天然自有之中出焉。順而應之。所謂執中也。

皇上誠欲見堯舜之心精請毋屑越于人心之際惟是戒
慎恐愆以溫養乎性體則人心化道心自一隱微之間渾
然德性用事而中由此出矣乃法堯舜之聖必在合堯舜
之德是以明聖德終焉臣聞孟軻氏述古聖相傳之統由
堯舜至湯至文至孔子皆曰聞而知之者何也說在大學
之明明德矣康誥言克明德即孔子所聞於文王也太甲
言顧諟天之明命即文王所聞於湯也帝典言克明峻德
即湯所聞於堯舜也乃知明明德爲萬古一宗之學聖王
莫之能違也論明德直捷易簡之功則顧諟明命一語尤
要而明命果可見乎見之乃在心矣以心見命猶作二觀

即心是命無所不一非顧諟之力也敬畏之極也

皇上誠戒慎於所不睹此心凜上帝之降臨轉瞬皆天即動目成嚴畏而帝則默順矣夫此帝則之順在知爲致在意爲誠在心爲正在身爲脩而家國天下無不各臻於理所謂明明德而平天下者也堯舜四千年聞知之統

皇上直綴而承之盛德鴻號將與天地齊壽

皇上之法堯舜者此三言而已矣臣生平所學敬用爲先資之獻或謂今天下多事聖主焦勞公卿百執相聚而

譚兵慮無佐國家之急今以講學爲獻無乃迂而無當乎臣謂不然書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帝所以制御夷

蓋由此已夫卦瓊多壘寔由臣子怠荒廢職積玩釀禍之

蓋由此已夫封疆多壘寔由臣子怠荒廢職積玩釀禍之
所致臣所陳堯舜之道皆儆戒無虞之意夫惟天子勤
思堯舜之兢業羣臣凜凜奉職豈憂夷虜哉此所謂折衝
于樽俎制勝于廟堂又孰有急且切于此者伏惟
聖明留意焉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契朕心知道了

壬辰大雨雹

時四月念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子
大着屋瓦磧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真異常災
變下令
省脩

吏部題補沈自省武英殿中書

禮部請贈恤死節之臣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死難、褒恤宜優、准給祭葬、建祠立坊、還與他謚、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美等、查照近例給卹、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千戶、顧美等叙恤有差。

按振德蘇州人、幼即以名節自勵、長爲青衿、有名、所交多賢豪長者、講忠義之事、迨其舉鄉貢、尤授徒糊口、敝廬數椽、風雨不蔽、旣謁選得縣令、遠走巴蜀、一家相隨、啖蕪茹菜、常祿輒盡、不持一文歸家、常三署邑篆、三有尸祀、至今蜀人思之、猶能談述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當藍酋之變、其時振德甫出棘闈、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緄、及其女淑安、淑慶、北向羅拜、盡投烈焰、其時童僕嚴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死、止長子 張紀、以應試先歸、幸存一息、嗟乎、死

生之際、豪傑所難、矧當郡邑奔竄之時、共作苟且逃生之計、而振德能挺然自異、矢志殉節、至于舉家投燼、如一轍、此真疾風中之勁草、而末流中之砥柱也。

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媿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光宗皇帝大專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書之成知何年月日
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
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
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其無心無能以解
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楊言之
詳盡令其衍衍綠野獵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從來
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脉失今不成何所底止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條豈容以意筆削
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舊輔從哲秉政始末

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
奏不勝疑慮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大學士沈淮官勇出征疏畧曰

臣

數千里獎率忠勇効力

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已該
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盡數出征則收管有人部伍不
患無約束。派守有地。而出入不患無稽查。臣一念朴忠亦
稍有裨于封疆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猷濟用該部知道

大學士沈淮敬循職掌剖明心迹疏曰

臣

待罪政地將及

一年未有建明而諸臣求多不已大都起于職之多言也

職非好爲多言也。今請先言職掌。蓋看詳章奏。乃閣臣第一職掌也。當票擬時。職若心有不安。喑而不言。無論非同寅協恭之義。而亦豈所以忠于

陛下之職分乎。年來大事無過防遼。當廷遣經略時。職

欣欣望其成功。及出而聽其議論。殊無着落。且視流而氣揚。似乎無意。辦遼事者。至河西人心已去。一疏職惡其解散軍心。又一疏有云。慈父不能畜。威君不能御。臣惡其無人。臣禮皆明白。向同官言之。亦知言之無益。而祇取怒。然此亦章奏之當看詳者。部院臺省既莫敢言。亦當存職此一言使知。

五月巳酉

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曰

臣

聞天地之和氣必

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燠旱
草木為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即應顧

臣

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

之前先降冰雹一時蔬麥半見殘落

臣

隨考天占盛陽雨

治亂關頭
明明揭出

水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者陽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魯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爲陰脅陽臣迫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裹楛抗疏而諫本

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時皆惕勵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奴虜交訐川黔告變之時乃于盛憂陰之日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時推測畧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朝廷之上尚有人焉不可睥睨而跋扈也蓋東西交訐禍

朝廷之上尚有人焉不可睥睨而跋扈也。蓋東西交訐禍起于遼遠之失着全在多兵。兵多則頭緒多糧餉多監軍多將領多率天下而路則力疲不堪命竭天下而供之則財盡不堪供此民間所以困窮而盜賊所以蜂起方川禍始發臣以爲憂甚于遼而班行中多謂其過慮者。今竟何如山東盜起又甚于川禍而任事者亦未有盪平之方畧要十八萬要三十萬便是熊廷弼大錯處而謀國者飲其醜而不自知。

朝廷幅員雖廣有幾處七百里堪此付託非人一朝淪棄耶

皇上俯賜覩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卽元氣俱爲協應
內蠹一掃則外憂漸見救寧扶陽遏陰實關天道卽遭愚
戇之嫌有不惜矣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
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剛
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
臣自不敢以耽戀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
赤全無徒思繾綣寵列公孤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唾
面自軋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哭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
謝衆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乃

以詬辱之餘自甘頹耗。卽此行徑。豈復能伸眉昂首再談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吁遷歲領袖百僚之前。此陰象之在綸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以官守。有言責者課之以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諫草甫投。譴呵隨下。數日之內。叠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叅劾輔臣之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揣。

是

皇上之震疊爲左右之機鋒。

皇上威靈適成左右之袒蓋上之厭薄愈深則下之猜度轉盛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舉一動盡可煬灶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也。

一曰內臣窺伺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勒在

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

着眼便決
盡終身

奏外庭嘖嘖咸謂奧竅之中莫可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即未敢盡言。而千人所指。如魏進

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中忠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蹌其能迺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動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嘖笑之暇。漸與相

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

刺入隱曲
那得不恨
切心髓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密勿之內。原無成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密勿之內原無成
心如近者衡文之

特簡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下度必至久而後知若更
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聲名

全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讒構之端生於長舌其為

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我

俱被說破
真識微見
蚤之智

盡心良
善願則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西再陷，罪案甚明，兩袒之分既息，一網之罟何爲。乃至黃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僚既構，此爲新題。宵人遂雜附以僿語，噴血之口任旁吐而不悛。伏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馬先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福之敗，宋郊曾劾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書，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誼子之攻訐，將使十載而下，復警心于樂羊之謗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代竹。鬼神可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

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稽之天。而臣觀從古天人

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稽之天而臣覩從古天人相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臣語，卽與剖判，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節，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直，則所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右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隱。從此陰氣一掃，卽陽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立爲旋轉。卽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以膚寸之澤便足了。修省實事乎？昔申豐對李武子曰：聖人在上，則無雹；雖有，不爲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伍未嘗勤惕自克待旦而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因圖政事當舉行者次第條計之遲明立見施行又嘗得雷斧

命內官藏以俟

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儆焉今日之異此亦聖人警心惕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念也臣于羣陰方盛釁孽漸生之日敢以此進惟

皇上默體

天意仰師

聖祖下採狂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朗誦一過
便有快風

破窓而入
容直政以

教忠議論
絕確

試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臣觀今日之人心埋没于

情緣灰靡于習套營惑于奸訛深入膏肓不可救療几于

賞不為勸罰不為威矣然而疆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捐

軀殉

國者出而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為

天不平事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脉者也。獨恨慷慨死事之諸臣。平日不蒙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爲受殊恩。負衆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者。以同罪逸罰之人。而揚揚市。寵樹威。張機設阱。傾宿憾。以鳴得意。

主憂

主辱之義。若所未聞。舉

國業知其僨轅。而猶且于城倚之心。齎寄之。

朝廷之用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卽有表忠卹死之典。亦視爲文具也。今欲以風勵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

參乎。臣以爲莫先于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盈竭之候也。一

難言也

搽乎。臣以爲莫先于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盈竭之候也。一

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鬯有鬱。而皆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皇上嗣服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而臣等耳目之司。克廷布列。猶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可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蔓而摘者。後有今此之連茹而升。則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卹錄。若將買千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就知有當戶之芳蘭。舉與錯違。何

兩朝從不金 卷十三 四三
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之正論。則處。而閒曹之旁囂。則不處。愛與憎舛。何以持权衡乎。夫
人臣生逢

明聖。因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履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
之勢。古人所稱於犯顏敢諫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
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
諭。使諸臣不遵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斤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
遵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斤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
遵

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暘
不雨二麥無秋荷蒙
皇上惕然深諭令各官修省而先之以而不為矣家燕于
宮中祈禱仰見
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反得雨雹之
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蘊隆之虐更甚而陰戾之
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
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衄辱于醜夷此何如鬱抑
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
之丈夫而關通于婦寺此何如卑暗乎以籍叢煬灶之奸

而托之乎奉公潔已。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爲。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爲。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喜。賞始足爲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怒。罰始足爲威。人人爲。

公家用而不爲私門用。人人爲邊疆謀而不爲身家謀。于以轉離爲合。化弱爲強。在指顧之間耳。頃聞鐵山一帶居民。義不臣賊。被奴戕殺。靡有孑遺。此皆田橫之客也。其忠。

傷哉

魂怨氣亦有以干
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

明詔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并

勅經督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
九泉反為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其詞臣所薦將材沈
之楨聞其果有勇略憂時者急欲識其人便當催促來京
如驗試不誣即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目此亦感
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也臣入告之初首揭忠義二字

為救時針石而尤望

皇上優容直諫以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教人隱忍求容。爲全軀保妻子者。揭標準耳。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廢請卹之。

恩例宜核

恩例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慫恿。隨叩隨得。至以名器爲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不逮之來。

玩將宜治

賈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

兵餉宜急

銷動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遁。無可耽延。而且公然閣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副三總兵分練。乃

營軍宜練

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

官軍宜練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副三總兵八分練乃

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如無設也

詳明急切
即使賈長

沙復生恐
不能加一

憂危之詞
于其上

試御史張應辰以奴焰萬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
張國法聯羣情以保危疆以奠

宗社其疏曰慨自逆奴猖獗開藩遼陽相繼淪陷今廣寧
且拱手授賊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衣冠黔首為肉為血而
山海一墻外盡成胡地杞憂者惴惴焉銅駝荆棘是慮而

臣
蒿目

國勢腐心時艱因想賈生當文帝朝烟火萬里方內戢寧
猶痛哭流涕不已乃若今天下中外人心舉無足恃真可

爲痛哭者四。可爲流涕者三。關外諸臣固

皇上托以節制。寄以封疆。授以三軍。其濟

君之靈。不濟以歾。繼之可也。乃持劔衣。鱗者聞先聲而宵

遁。若草木之盡。甲兵乘憲。行師者望虜塵而敗走。如狐兔

之避鷹犬。尤可異者。已逝復用。而桑榆暮收。猶哆哆高談

若自比于一青之孟明。彼古者力疾就戎。寧歾軍中。身親

督戰。誓不與賊俱生。伊何人哉。可爲痛哭者一。材官武騎

持節佩印。執殳荷戈。固用以戮力疆場。斬將搃旗也。乃統

袴肉食者。見虜股栗。未對壘而氣奪。陰謀叵測者。倒戈相

逆。反道以助逆。又如邇者遵義。把總插血。締盟列營。露

亦公然與督臣爲難。而廣寧一。二。逃將匿影。埋形。莫不

迎仄向道以助逆又如邇者遵義把總捕血締盟列營露
辦公然與督臣爲難而廣寧一二逆將匿影埋形莫蹀緝
捕竟成不可問之南陽求其爲我

皇上盡瘁無二如左輪朱殷不敢言病食不下咽嚙指示
信者誰其人哉可爲痛哭者二士卒披堅銳列行伍指揮
唯將軍令乃今之兵何如也索安家索行糧何啻鯨吞而
虎噬乃或中途星散或臨陣瓦解無異鼠竄而狼奔又如
邇者登萊西丁十百成羣謀發大難之端而都城募兵白
晝持挺蜂擁楊叅將之門夥屋探囊莫敢誰何
輦轂近地咫尺

天威尚爾無忌今日不能使之俛首帖耳異日安能令之

赴湯火也。彼羅雀掘鼠軍無叛志。食槐葉藁節士無二心者。豈另一肺腸哉。可爲痛哭者三。頃閱經臣疏稱。逃難人言。奴酋欲攻山海事急矣。謀國者當如衆鏑之叢。體芒刺之負背。乃處救焚極溺之時。持悠悠忽忽之心。終日講選將。今赳赳于城安在。終日講練兵。今投石超距安在。終日講器械。今剗龍斷蛟安在。言者自言矣。而行者如故。卽奉旨切責矣。而因仍如故意。以爲奴故。可以虛聲恐喝。未必卽來乎。臣以爲正患在不卽來也。語云。虺蛇終日不噬。則醫草木以肆其毒。天性固然。今之不卽來。正策萬全圖大舉。以甘心于我。而我固嘻嘻然。如燕巢于幕。不知禍之將

舉以甘心于我而我固嘻嘻然如燕巢于幕不知禍之將
及已也。可爲痛哭者四。以天下人心言之。無賴貧民窮于
加派。迫于追呼。剜心醫眼。嘆溫飽之無時。糶穀賣絲。嘆身
家之俱困。斯民鞅鞅。蹙額無措。怨囂之聲。愁慘之狀。不忍
見聞。唯幸目前。有變不願。天下太平。而笑笑黎庶。咸囂然
喪其樂生之心矣。可爲流涕者一。不軌奸民。包藏禍心。瞋
目語難。或呼朋引類。而橫行閭閻。或潛往潛來。而廣結死
友。或捏造流言。而煽惑人心。以爲時平。救寧則劫盜奸淫。
猶有明法。變生搶攘。則子女玉帛。唯所欲爲。固懷乘機伺
隙之計。爲斬木揭竿之圖。黃巾赤眉。恐在旦夕間矣。可爲
流涕者二。其在守法良民。談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愴。

一聞訛言舉

國若驚。父謀之于子。兄告之于弟。咸思為全軀遠害之計。欲垂橐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生。將捆載而行。將象齒因以自焚。索索矍矍。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壓境。卽草澤間有掘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可為流涕者三。將心縮胸矣。軍心驕悍矣。民心在在搖動矣。臣故曰一無足恃也。倘天未厭亂。奴不悔禍。將空國以來。窺我關門。恐腐薪不可以撻兵。銳刃不可以截肉。債帥市兒。不可以禦強人。悍馬嗟嗟。此時豈臣子所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龍威。剛赫然一怒。借往以儆來。遊臣罪案已定者。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一怒。借往以儆來。迺臣罪案已定者。可稽兩觀之誅。懲一以戒百。募卒鼓譟不法者。可緩市朝之肆乎。且下尺一之

詔。告布中外。明示加派期雪。

國耻原非得已。擇一二被災地方。或賑恤。或減加額之半。又明示我

國家山河一統。么麼小醜。其何能爲。務各安室家。無動搖。其有妖言惑衆者。卽坐以不赦之條。以此震聳將士。以此聯絡民情。則

雷霆之威。足破披靡不前之積習。雨露之澤。足綰離析不

屬之渙心。三軍用命。萬姓効順。于以圖恢復而張撻伐。寧畏奴酋哉。

皇上何憚而久不爲此也。至當事諸臣亦應切同舟之誼。馳域外之觀。勿立水火。勿徇情好。勿空言飾聽。勿目前塞責。惟是剖心嘗胆。泣血枕戈。期必淨掃奴氛而後已。近如四川巡按張論遣善飛石者。徐成等二人入都爲國血誠備極苦心業徼。

旨依式製用矣。而無人照管。致兩人資斧不充。寄食於都新道臣家。舉一事而他事怠緩。可知何復泄泄也。昔金人渡河笑曰。南朝可爲無人。願諸臣共相策勵。宵旦經營使。

奴畏

渡河笑曰。南朝可為無人。願諸臣共相策勵。宵旰經營。使

奴畏

中國有人。而勿敢動。則

宗社生靈。不有厚幸哉。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國是振

國紀三說。意以天下之所以宣鬱導滯。修廢舉墜。集野謀

而佐

廟筭者。孰非以章奏哉。章奏元氣也。元氣一日不流行。則

息置社卸
垂永芳謨
疏也
砭時之名

天地爲之否塞，章奏血脉也。血脉一息不條暢，則肢體爲之痿痺，我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

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過言塞則上下壅蔽。

成祖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朕與爾等皆勉之，煌煌

聖謨，俱求言之爲兢兢，卽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帑用人，蠲征起廢，無不隨請隨下，媿美二祖，天下稱爲中興。今主乃始未常不虛受，而今漸厭斁。

二祖天下稱爲中興。今主乃始未常不虛受。而今漸厭。數
也有陰收陽弃者矣。如曰知道了。已有旨了。有明拒顯禁
者矣。部院接出。

聖諭曰。再有結黨掛誣的。決不姑息。甚至近日有罰俸者。
降級者。調外任者。挫直臣之氣。而灰任事之心。幾令中外
以言爲戒。何也。豈止輦受言。遠遜湯文。而從諫如流。不及
唐宗哉。亦建議票議覆議者之未盡其道耳。蓋章奏在昔
日。患其不足。在今日。患其有餘。在長年久視之主。或兩端
擬請。以聽宸斷之自裁。在

主少國疑之朝。當執中獨斷。以補

聖鑒之未及。今新咨諸臣。又濟濟盈

廷矣感

恩圖報不問而知其各有疏奏也但發劄之亦易傷于峭勵而久鬱之忠或涉于激切倘

皇上不畧其迹而鑒其忠則苦口之良藥不將爲逆耳之贅填乎臣早已慮及此矣敢列爲三說以預箴當事之臣共成納言之美可乎

一曰立議忌于煩囂同立一朝共事一

主如父子主僕之相聚期于共成一家之政足矣何必功自我收何必名不自人收故有當言而人未及言者吾言之如已言矣奚俟更端以煩聒耶有我欲言而人先言者

之如已言矣。奚侯更端以頌聒耶。有我欲言而人先言者。
吾聽之如已行矣。又奚事掇拾以塞責耶。每見勃服持白
簡者。不皆以台省之人。雜然並進。以各有主之心。開各爭
鳴之喙。嗷嗷然非樹已之援。則拾人之唾。甲可乙否。此是
彼非。令當事者應接之不暇。記註之不遑。無論其他。卽如
熊廷弼王化貞一案。均之失地喪帥。必誅無赦。

祖宗之律例昭然。中外之輿論共著。何明明白白。而言各
是其是。各非其非。猶然無已何耶。頃獻案呈矣。如山莫移。
似可無言。乃臣細讀

俞旨。味其語意。覺其中微有軒輊。藏有變局。恐異日交射
之的。尤從此起。不得不于今點破。安用是多指之亂視耶。

臣以爲自今以往除機密重情不敢預洩者照舊聽其單疏直奏外其餘如

國是民瘼係

國家之大紀大法關天下之公是非爲舉

朝臣工可共知共議者不妨會知連名六科合爲一疏十
三○道○合○爲○一○疏○或○科○與○道○各○爲○一○疏○或○科○與○道○共○爲○一○疏○
既上之後寂然靜聽不許一人別生旁竇以開聚訟之門

倘

俞音不得仍以公本催之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亦不
許有初鮮終任

皇上之鄭置而竟落空談也如是則進一疏獲一疏之效

諸君有初鮮終任
皇上之擲置而竟落空談也。如是則進一疏獲一疏之效。公車不煩而批答最易。且有前疏無後疏之掣議論歸一而施行不難。較之煩言起厭。空言無補者。功相萬也。此省議論。政所以伸議論也。

一曰票議忌于模稜。

國家設宰執。所以平章軍國。豈其首鼠兩可。而奉旨唯謹乎。年來一力担承者不乏。兩端推卸者亦多。此在平時且不可爲訓。況今何時也。羽檄交馳于東西。兵餉屢催于中外。人心洶洶。

國勢岌岌。呼吸之間。其關於成敗利鈍不淺。而猶得泄泄

乎。臣不暇悉數。已往騎墻占風之私情。卽如近日應決之

奸宄。填滿獄中。無名之璘玉。招搖關外。仗馬之斥。敢摘黃

台之爪。指鹿之奸。實假憑城之焰。

中旨屢出。非

祖宗任相之鴻規。紅丸輕進鬱中外磨齒之公憤。此皆輔

臣之責任。不可他諉者。如徒以該部議復等字樣推去。不

惟誤

國且誤身矣。不惟終無令名。且名節併弃矣。自今以往。臣

願輔臣于各章奏。細加覽閱。力爲担当。有必當奏議者。照

常批該衙門知道。如係

宗社安危。邊關利害。宜與

宗社安危邊關利害舉

朝○共○以○爲○可○。而○我○以○見○其○萬○不○容○已○者○。便○當○一○手○握○定○一○
筆○批○煞○。卽○宮○府○危○疑○之○情○。庸○人○駭○爲○不○敢○齒○者○。不○難○直○報○
明○告○惟

皇○上○傳○宣○之○令○。諛○臣○憚○爲○不○敢○返○者○。不○難○引○燭○補○牘○限○之○
以○時○日○。勤○之○以○奏○報○。

朝○廷○不○頒○兩○可○之○詔○。臣○僚○自○脫○規○避○之○門○。將○見○一○疏○之○入○
足○當○百○世○之○請○。

旨○之○出○。可○垂○百○年○之○模○。其○于○調○元○贊○化○之○名○義○。殊○無○愧○乎○。
一○曰○覆○議○忌○于○惟○怯○。

國家設立院道等衙門各有職掌業已奉

旨下議其可否自洞若觀火按

祖宗之成憲而叅之以時事之機宜卽朝受

命而夕奏報亦何不可一覆則萬口自息而人之去就可

決也一覆則百竇自塞而事之興罷可定也議論化爲成

功

明旨便爲令甲當局之職業旣盡接踵之清議不起不惟

國家得結不了之局而各衙門亦享無事之休求牧求芻

豈異人任何年來大謬不然也顧情恤面占風望氣習成

推卸之套養成模糊之風在言者之胆氣可定僅兩可以

推卸之套養成模糊之風在言者之胆氣可定僅兩可以
塞責若疏中之意義有路輒高束以莫聞。

皇上試檢御極未下部之

旨有一二月覆者幾何有一年半年覆者幾何卽嚴旨責之章奏有實實見之施行者幾何遠不暇論如近來之垣二十萬之帑金有無遭遇風濤竟借海名以掩貪棟如以六千餘之浙兵果否交割明白敢不拜表而遂此何等關係乃悠悠忽忽歷數月而未有着落也非玩地之極不至此自今以往願部院諸臣各將奉到章奏以虛公叅之勿惡人之代吾之斷而故爲倚閣勿畏人之議吾之後而故爲觀望勿慮前官謂吾之形短而半吞半吐勿

顧後官謂吾之路長而旋舉旋罷需議者卽議可
覆大家放下冷面各衙取出熱腸務使袖中之彈文歷歷
見諸行事而

廟堂之頒降一一果有實績可也近見邸報條款兵政一
疏嘔盡心血句句救時急着便得實見之施行收效不淺
但恐各部不肯速應之也則六科註銷叅奏之法已經
明旨申飭者不可不着實舉行者也大抵我

國家受病之最深處不在嚴核而在縱弛
國家縱弛之牢不可振處不在省直而在

朝廷

皇上試看

祖宗立國之初。與嘉隆初年之政。有官弃城而將逃。伍者否。有軍脫巾而民揭竿者。否。人人視功令。不啻鼎鑊孰敢甘縱肆。而以性命殉也。昨電霾之戾氣。可駭可詫。近

皇城內外之間。而百數年來。未有之變。天豈無故而淫怒以逞。無亦目及我

皇上姑息之過。坐視囹圄肘腋之奸。連袞比肩。而不速除去。故爲是震赫之象。以示法乎。無亦目及我在廷諸臣。推諉之甚。共視囹圄肘腋之奸。賄屬請托。而不速正法。故爲是肅殺之象。以示斷乎。臣初入班行。亦極知不應履虎之

西華後集卷之三
尾而撩亂之頭。但一腔熱血，亟欲灑之。

丹陛卽犯時忌，所不恤也。伏乞

皇上察

臣

微忠，嚴勅中外諸臣，同心戮力，反怠緩而爲明

非，別做一番世界。庶國是定而國紀張，積衰可挽回而清議亦可省矣。奉

聖旨：近來章疏煩多，這本說關係事務，連名合疏，不必瑣陳，依議行。該部知道。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勒功名於鍾鼎，皆以氣爲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之心，不

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一聞虜傲，望風遠遁。此婦人而鬚眉者耳。辱身辱

國莫此爲甚。詎可令胡雛見也。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家棟，亦旣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况兩人素以才名自負哉。何爲抱頭鼠竄，揚帆航海，偷視食息於人間也。逃臣得免，鼙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爲捐棄廣寧之說，炫惑人心，蔑視

國法，罪更浮於嘉棟。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復覩顏仕遼，白骨再回報。

恩有日，宜少立微功以蓋前愆。孰意其有大謬不然者，當經撫盛氣角口之目。兩人秦越相視，袒既分於左右，謀更疎于綢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筭能固吾圉，不過預蓄一駿蹄以爲生入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儼喘焉急奔，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雖祖宗數百年疆土，數百萬赤子，淪於夷狄，不啻芻狗棄之矣。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於節完，血化碧爲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

明嘉靖庚申與能廷弼王化貞韓初命騰手同遊因服對簿不

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囚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却也以彼其材甘作淫奔之婦而不羞亦大可哀矣。暱友何薦可輩反稱之爲忠義。是世間另有一種逃忠義士也。卽今開局修史當爲五人同立一傳。直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此古今之大耻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爲人臣。誤國失節者懼不然逃臣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萬一戎馬生郊無爲

陛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

也。一逝且戮，庸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定首禍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之苗裔也。梟雄有謀，狡焉思逞，非一朝一夕矣。即使壯猷元老，仗鉞臨戎，猶懼非強胡敵手。李維翰何如人哉！正所謂空有其表而胸中全無甲兵者也。誰秉

此時當國者能無媿汗否

國成而昇以軍旅之重，寄乎奴以李永芳為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問。奴以互市為機，窳我聽其款關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屠城如削草菅。天方授虜，未可與爭。使維翰知已，知彼堅壁固圍，猶不失為中策。乃紅旗一催而二三萬

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刃割胸，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大勢

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刃割胸、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大勢一潰、剋城隳堡、勢若破竹、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卽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不慘于此矣、維翰藉口兵難遙制、鞭長不及馬腹、古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彼何人哉、墮軍寔而喪名城、迄今青燐白骨、隱見於塞北、誰實貽之、維翰喪帥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辟、庶懲首禍、若鄭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遼爲金穴、倚署道爲壘、斷且無論剝民剝軍、見金不見人、卽攫取官帑一節、賊私狼藉、是肱篋探囊之雄也、利令智昏、雖強胡壓境而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豈非

天奪其鑿而速之戾乎最可恨者聽周永春一紙手書盡
 放兵馬於村屯胡騎驟至縱欲背城借一能隻手以抗虜
 乎既開門而揖盜遂策馬以疾奔此逃之首而罪之魁也
 犬彘不食其餘矣肆之市朝庶快衆憤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

經畧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疏曰臣聞應之道以豫勝也

豫之道以懼勝也臣之守山海也能知懼而不知豫也以

時且及而不可為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

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虩而又禱之以西虜也來不來

往不往順非順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若心籌畫
 實心任事
 真非門鎖
 鑰

逼肖

懽。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誑。而
又禱之以流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遠之而非可遠。飛鳥有
依人之意。饑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
艱乎。內外多戾。而又雜之以奔卒也。養之以恩。則玩樹
之以威。則懟。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
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奸細也。始以疑
而用間。繼以信而賞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
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
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疆土。在在顛危。馭捏抗之人情。
時時防變。收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曳。馬匹

字字斷腸
一言下涕

俱已倒換黃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種土腥風灌莽滿
骷骸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詎任祈寒。千間蓆舍破壞
棚場。曾無土壘草料無錢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
百沸騰。而錢糧更加節省。關上皆浮寓之民。人家久已遠
避。關前多散潰之虜。虜酋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來。一
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卽有孫
吳督陣。管樂談兵。而疲卒不可使強。餒氣猶難立振。矧以
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爲憂
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掬
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牆倚牆而築者。亘延

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流。流澌連城。極天無際。虜奴舍騎登岸。

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沈澹連城極天無際虜奴舍騎登舟
掛席乘風鳴槳破浪瞬息直達卽以千百船艤灘而岸直
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
虜必不乘船而今蒲軍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温州臣不效
頤浩之愚以海爲無足虞也城地爲角山山脉從居庸古
北喜峰迤透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朶顏諸夷部關城
枕之繚垣于山是爲邊墻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
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闢爲閤刀叔喜嶺蜿蜒
縵綿邈緊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捨矢達城樓登嶺下
矚一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炮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墻

之便斗城無頓兵之助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
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逃戍
之防有兩河爲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爲衝邊絕
塞者豈真謂峙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

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
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爲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
失其所控御矣有爲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起者
約長三十餘里北遶山南至海一片石統功總報角山及
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爲捍蔽但計費正鉅而
民夫當用數萬人夫國家爲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

民夫當用數萬人夫國家爲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
金獨是數萬人夫復召募于

畿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
安。如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爲夫而兵不習工。卽多加工
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守。離其行伍。而虜騎卒來大衆奔
踰。有汗漫不及收之勢。况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飭
而東西北三面皆寥寥落落。俱未修築。羅城跛羊可越。尚
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此墻畢竟當築不築
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
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懼。斬温禺以釁鼓。血郅支以染
鐙。決不以虜遺。

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籍直抒情景並無一字之欺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櫻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自鳴身命所不必言而

社稷爲重臣敢不控聞

書 館

宸聰爲先時內備之計所爲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甚于文徒應數而不以實求則失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釀成禍 京師有募兵之令而邊軍起攜貳之心軍逝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士從之彼爲趨利此爲避害人情有不樂 京師之安而

正古邊寨之危者乎有不願長安安之新餉而就邊隘之九錢

士從之彼爲趨利此爲避害人情有不樂京師之安而

苦邊寨之危者乎有不願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隘之九錢
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薊密永俱有增糧之議萬一求
增不得邊軍立潰則都下之召兵爲之喘矢也添一官
添一官之費用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蔽一經
查閱巡視先科分使費差舍差官祇奔波驛馬令旂令箭
但驅使錢神威愈嚴而愈添狐駕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兔
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繇而
鑿潰離之轍蚊聚烏合之兵卽爲狼奔獸散之兵雖多亦

奚以爲。劄永之聞通津之地。阮氏叢腸。霄文枯骨。亟宜令彼處撫按銷弭前患。

輦轂之下。潛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計。廣行間諜。窺我虛實。人面獸心。妖言鬼技。暗中結構。執楚兵之急走。致西虜之乍驚。訛言繁興。羣情恟恍。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無膠柱之聲。詰奸之令。當嚴緝奸之案。早結朝議。息而邊患止。庶可求危邊之一線乎。

兵科朱大典上救時實着疏曰。方今九列克廷。百僚布置。我

皇上冲歲勵精。臨御不輟。於允發帑用人。諸疏朝上夕下。

此疏痛醒
可以針人
心之積玩
廟堂舉行
寧容稍後

皇上冲歲勵精臨御不輟於允發容用人諸疏跪朝上及下

指陳不諱

捷如轉圜。謂為無不集之務。無可摘之端矣。而無柰綱紀
 空懸。章程不飭。絲綸之柄。旁移次序之規。漸替朝講。祇
 循故事。修省僅習。靡文兵農。各有專職。以越俎而釁生。紳
 弁原自分途。以指多而肘掣。盡結言路之舌。空灰任事之
 心。內外大小之間。相冒以名。而不相責以實。諸可指而議
 者。未易枚舉也。而今日之重大而急切者。莫如東事。向來
 之飾虛而坐壞者。亦莫如東事。職以五年外吏。拔置西臺。
 感慨遭時。安敢勦說。竊念自有奴變以來。費餉不為不多。
 征兵不為不衆。經畧凡三易。而喪地千餘里。此豈逆酋有
 役鬼驅神之術。奴兵盡拔山扛鼎之倫哉。亦以奴所以犯

我者着着皆實。我所以禦奴者着着皆虛也。試觀奴之謀主、奴之頭領、有一不畢智盡能實實爲奴效死力者乎、而中國無有也。奴之部落、奴之甲仗營壘、有一不精悍堅銳實實欲削人死命者乎、而中國無有也。以臣生平之所窺酌、目前之所急竊、謂將必以能戰者爲實、而無采虛名、非不知上將貴謀而賤力、而以謀爲借者、藉口韜鈴、妄談象緯、皮相之輩、駭爲孫吳復生、隆中再出、每見一疏而薦百十餘員、淺夫因之、而納賄深人、假之以怙權、窺利而進、見敵而靡、如是以爲將帥、卽如雨之多、何益也。兵必以堪戰者爲實、而無取克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膽、有膽而後遇

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畧之用。自握符者、按言數多、召募

者務求足額如何棟如之兵半空於七千之內安家之冒
破難稽賈祥之兵矯擅於五百之外沿途之搶攘最酷而
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
援殊爲二東隱憂如是以爲兵卽有如林之衆何益也技
藝以用之對壘者爲實而無貴花法凡花法有進有退而
對敵有進無退當以人身爲準立標於十步之內上下左
右睛凝手穩不差毫末而弓矢樹的於五十步以水平貫
革命中爲奇今教場之選練演成局套如某某者始以吞
刀走索之徒充選聞有榆關之調遂挾衆囂凌甘心斥逐

前日鬪奇弄捷之技巧安在也。火器以用於施打者爲實。而無務淫巧。稽火器人便攻打者。無如鳥嘴佛郎百子等。銃而埋伏有地雷焚燒有火箭近者紅苗火銃最爲猛烈。可用而好奇者增飾爲火鳶火虎火人火馬毒烟毒砂之類。非不炫耀睹聞。不知制愈巧。用愈舛。反致悞事。彼身不習騎射。胸不諳韜畧者。多借爲售用之地。未見收尺寸之效也。營陣以禪於衝突者爲實。而無泥往法。凡營陣之設。不過藉以一耳目。齊步伐。使夫奇正相生。首尾相應。已耳。自握奇之秘不傳。而便於演習。利於攻擊者。無如鴛鴦三迭股法。乃厭弃勿習。而竊裴緒李筌之僞演。托於八翼六

花五行生剋之理識者辨其爲兒童之戲巫覡之妖彼岳
家背嵬教以低頭砍殺卽兀酋鐵騎止令親兵督戰未聞
有竒巧陣法炫人觀聽者也戰必實修戰之具無如河西
之僞言戰一切士馬不練器械不飭窵且兵未見敵而先
潰矣守必實葺守之備無如關門之拘言守一切城塹不
設濠陷不挑窵且賊未泊城而先奔矣此因前事之膏盲
爲救時之針砭若能亟亟改尚七年之疾可瘳如復泄泄
從事懸絲之息不接然治極虛之症參朮雖具必得桂附
以回陽則

國憲軍律固當今之桂附也今日之將非貪則懦今日之

兵非譁則逃何可一日無法臣愚以爲法行自遠不若行之近者之倍爲震也雷霆一擊而傳响者殊疾也法行自賤不若行之貴者之倍爲悚也歛表一芟而望景者自端也今

輦轂之下拆廟拆屋之兇屢屢見矣若不盡法處治何以飭各兵之在途在邊者不以鼓噪爲常事乎司寇之獄逃紳逃弁之逮纍纍是矣若不速爲斷決何以禁後來之若大若小者不以偷生爲得計乎庸醫不識病有淺深劑有輕重一味以平穩爲王道遇沉痾之疾桂附不施輒謂參朮罔效亦猶是也臣以禦虜諸實着進而終之以法紀誠

有見于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故耳伏乞

皇上赫然震勵大奮乾剛

嚴勅大小當事諸臣變志易慮以實心圖實事以實事課

實效一惟

國法為凜凜寧直畫關為守於以恢疆掃冗何難焉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要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明旨若欲

盡屏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

何為效小臣沽名瀆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邦瞻便與總

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該部知道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榆關濫

上命各監軍兵備嚴加稽核

天炎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庶常選額以新泰運

上諭候臨時裁定

復諸言官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掇拾煩瑣無補
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
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

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
其言既驗併給事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爲
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卽出佐理表率百僚
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
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按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讖緯諸書刻有西
山草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運至于氣數一篇尤爲
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搖惑人心謀爲不軌一時省城流
言突起附耳偶語籍籍紛紛士民惶悚旋有移居出城
避禍制臺房公壯璽設法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
梟示黨與潛散人心後定不動聲色消肘腋之隱奸奠
大藩于盤石勘
亂之畧偉矣哉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宣達

皇言共襄捷伐以張聲援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遼東
經畧王在晉揭前事又准天津巡撫畢某揭為運艘回津

順齋公移據實塘報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毛

文龍寄命朝鮮潛踪海島囚虎難鬪飛鳥難依臣部向議

發閩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戶部給銀六萬兩以濟其

急誠怜之也巳而閩兵不能即發則請淮上兵勒期渡海

竊為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未必無恐或以偏師出

其不意搗其虛而擊其怠或以得志于奴乃疏輔上而經

臣與津撫之疏俱先後至矣。據所稱運糧委官陳汝明備述文龍彼中情形，與臣部疏意相合，似已無容再贅。獨是朝鮮一彈丸之屬國耳，四封之布至，所出幾何，而使之戰，則臣必不能聽空拳之將，而使其丐衣食于外國。則臣又不忍，惟有急呼餉于計部而已。臣前王疏陳大款，計部請餉六萬，猶存見少，而該部復吝其一。當此軍興缺乏，臣豈不深維計部之難，而有此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論灰忠臣義士之心，而亦何以令屬國勸也。除淮兵見在登萊，堪以卽發外，今當天常屢就近糧二十萬石，僅十萬石，戶部再發糧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疋，解發文龍，仍帶大款。

勅工部給以火藥火器鉛鐵皮革盔甲等物隨船帶去庶
各兵衣食不乏而器具應手矣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懷
報

主條議方略尤徵壯猷卽授總兵職銜

頒給

勅印旂牌一切假以便宜行事仍令王紹勳嚴大藩等同
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授旣經議呈前來相

應伏

請合候

命下容臣部咨發接濟奏上

九行

山東妖賊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之

巡撫趙奏報曰本月十一日據兗西兵巡道閻調羹呈據鉅野縣報白蓮會首楊子雨楊子雷兄弟各倡異教較射爭鬪皆為打傷今二犯就擒尚有餘黨未散等情十二日又據該道呈曹州報稱白蓮教頭李太張世佩等聚眾千人左右大營札營本州并鉅野縣武軍鎗夫千餘人將營圍住李太等各持鎗刀拒捕即將李太并佛頭張世佩等五十六人當即捉獲身邊搜出紙人四千號稱四大金剛趙菜一包云鞋一雙到州其餘四散逃走十四日又據該道呈據鉅野縣報稱白蓮教首徐鴻儒號數千人徑圍魏家庄又據鄆縣據稱白蓮教黨一千八百餘人前來本縣梁家樓圍劫當令捕官督統馬快民壯擒拿勢甚兇勇不敢向近距縣僅二十里急在燃眉等因又據曹州報稱探得白蓮教首徐鴻儒坐入人轎在下家屯殺一猪一羊以祭刀往梁山取齊同山西第二頭目兄弟不知數目同行約至梁山寄下婦人數口方言交戰緣由到職職聞報即委都司廖棟領鋒

營馬步兵二千名、臨清署事都司彭修盟領兵一千、德州遊擊張榜領兵一千名、刻期赴鄆城鉅野二處、合力勦捕、但省城距野鄆城五百餘里、臨德二州鉅野鄆城七百餘里、未能旦夕猝至、又據兗西兗東濟寧東昌東兗五道統各道營兵、并沙溝守備王文燁各州縣鄉兵先就近防勦、外職復思白蓮教爲首逆黨有限、鄉村愚民悞被協從者實多、師一興、玉石俱焚、恐干天地之和、臣差官持長柄白牌開示禍福曉諭二次、又大發告示曉諭二次、止誅首惡、以驅逆黨、有出首解散者俱准免罪、不許官兵妄殺、去後徐鴻儒于文啓原係鄆城鉅野之界、首人因與棒捶會相構結黨、先占梁家樓、十三日巳時搶進鄆城縣裡、知縣俞子翼逃到坟上、典史俞公子被害、初賊到城下、四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滿街俱是戴紅巾的殺人、卽時將南門開了、不費一點氣力、是實職拊膺而長慟曰、有是哉、遼庶之復轍也、近因東氛未靖、人情洶洶、民無固志、臣巳慮及于此、二月條奏城守一款、責有司保守城池、嚴明賞罰、申令不啻再三、不意該縣之弃城如逸屣也、夫白蓮棒捶二教處處有之、而曹濮爲甚、昨者二教爭勝、聚衆擾攘、有司不得不行緝捕、三州縣共擒百餘名、遂成騎虎之勢、始而圍庄院、繼

而陷城池、賊勢雖重、我力非寡、惟竭力拒守、賊能插翅
飛渡、無奈俞子翼之不然也、倣報日聞、不知隄備、罪之
一也、城夫隱占、不令守埋、罪之二也、逆黨滿城、不知覺
察、罪之三也、火起、內外束手無措、罪之四也、弃城逃走、
掉臂不顧、罪之五也、總之律以失陷城池、其何辭、但本
官到任、未及一月、據報二子被殺、未知虛實、亦于罪難
姑貸耳、陷城之後、劫獄搶庫、殺掠人口、俟查明續報外、
惟失城已真、事體重大、敢一日而少緩哉、該職會同總
理河道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陳奏、伏乞
勅下兵部、復議上請、嚴加查勘、施行、逃走知縣俞子翼
已經職等提問、究報外、所遺員缺、作速銓補、至白蓮教
黨、敢于倡亂也、不因饑荒、不爲催科、祇緣久蓄異謀、遂
爾肆橫、逆天滅理、罪大惡極、臣等督發三營大兵、並合
五道甲士、分路並進、齊心合力、賊在城則坐困、賊入山
則追勦、釜底魚游、何難卽滅、不敢以賊貽
君父憂也、若職明不能以燭遠、智不足以防奸、異教猖
狂、撫綏之義何在、城池失守、安攘之責奚辭、時方討賊
恐涉規避、少俟事平之日、自効求罷、統乞

聖明
垂察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奏曰逆賊
樊龍盤據重慶扼險二郎佛圖二關酋父子虎視瀘汭專
倚聲援形占三寨以為天險莫敢誰何茲官兵一集始破
二郎關賊膽已寒再剋佛圖關賊魄已奪以千萬之衆直
逼城下環而攻之則釜底遊魂繫頸可俟若渝城恢復即
移得勝之雄兵擊瀘汭之逆酋勢如發蒙振落不著可知
矣。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今春水泛漲
一望瀰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出入必徑之要地惟
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通遠門至二
郎關連札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其為謀慮亦狡且
秘矣我兵前此濠江而守葦一以力防下潰一以密圖
攻城意將出奇以取勝耳然不若穩據兩關堵截固守

使賊首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難來必成擒矣

使賊酋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難來。必成擒矣。于是總理四川監軍道丘志克、貴州監軍道楊述程會同。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二十二日攻仰圖關。二十三日再戰。幾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煥率領親丁及毛兵營叅將楊克順等兵直衝賊營。石柱宣撫領兵秦明屏率部兵遠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勇前去。賊衆大敗。入佛圖關。下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深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真渝城有變以來。未有創賊之盛如斯日者也。二十五日。部行督兵攻城。同日又據重慶府忠州判官陞河南新鄭知縣胡年表報。甲職于二郎關。分布河南北兩路溪土官兵。連營已畢。二十二日。發部下衝鋒將士旂手領兵。徑取佛圖關。二十三日。督令宣撫司女將秦良玉領官秦明屏率各將官秦翼明該良佐等併力攻打。斬獲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一鼓奪關。賊兵大敗。追殺至城下。俘斬甚多。俟查明另報。一二日內即可擒斬逆賊。恢復渝城矣。

王戊給事中張鵬雲疏曰。昔者張差持挺闖

宮正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館

宗社之憂、卽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
司巡視、親鞫其事、以臣子而首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
激發、乃平平點綴、插入風癩、輕輕轉語、贅以點猾、眼目顯
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龐保劉成卸身
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
癩之計破、

文華鞫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滋張、凡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謫、以爲張差、左報、雖言以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調、以爲張差報讐、以爲風癩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顛、外邊如何有許多說話、卽此觀之、風癩二字、喫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風癩二字、爲保姦乎、抑爲發姦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癩二字、到底糊塗、持挺奸謀、一筆抹盡、卽

論方輔

先帝一月之太平天子事尚有不可保者不知廷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寀等同罪乎。章下所司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立催亦止爲移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簡從哲移宮揭中曾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

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誼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

顧命輔臣貂璠貴戚誰非姻里倘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令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也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弗允

兵部尚書黃克纘議曰

先帝卽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卽患虛弱之症曾召閣部科道官入

時會奏未
上克纘先
有此揭

宮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喚他進來可灼入因診脈奏藥卽傳取人乳藥白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宮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次早卽聞

上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着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卽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記九月

初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搬移矣、回

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噦鸞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冢卿具疏、臣

因當日視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惟冢臣與

臣

二人、無他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煽處傾城、

指張差

當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寶玉大弓、賄鬻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皆知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蒿目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爲臺省諸臣、強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

傳宣宰相、爲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強人意、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謂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卽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為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亦庸而狡之左券矣

浙江道日彩遵

旨會議疏曰臣接得吏部傳到議疏冊蓋為禮臣孫慎行

疏參舊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事併傳封議益益

移三宮事奉

旨九卿科道據實奏以什羣疑天

神宗賓天鼎湖再泣臣在河東巡鹽未躬逢一切鼎革大

事何敢妄言既會議矣言官又豈義得無言竊惟李可灼

進紅丸一事果繇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明臣子自有耳目即為從哲有心而故殺不效之藥亦未

朝臣子自有耳目，卽爲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庸醫殺人律，且有條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旣進，

九五龍升，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示天下臣民。臣堂官所謂卽未必有其心，當時依違，其間旣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心之疑，真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決當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封之揭，聞其入

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
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白窩中
尋鬼兒琦方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
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神武屢定大逆乃以衰世之恭號當
神聖之徽稱直是不學無術此之祖說未必從哲宵心受
也至于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闖宮之一擊罪誠大逆天當
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
戚去愛

妃廢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官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必可明行之法直以
行之史冊此類是也然處法只合如此若無何士晉陸大
受等直攻譎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拆奸逆之萌而
寒賊臣之膽以風癩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
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拆奸謀
旣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
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亦非今后封停

矣、移宮定矣、

神祖尊謚改矣、獨李可灼尚未置法、爲數年不了之局、或
辟或遺、惟所用之、方從哲未必有他腸、惟是卑卑庸器、悠
悠富貴、識旣不足、決機力亦何能任、巨情又多于牽制、所
以遇事眼昏、當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古難逃斧鉞、若
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啓我

皇上平滑之事、于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肯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臣子所不忍爲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

國家從此多事亦臣子所不忍為也臣堂官疏云此等事

事姑待千秋史筆也臣愚拙無私虛衷無袒直布其不敢

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矣伏乞鑒察施行章下所司

造青冊

館

時工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侵冒奸弊百出于定部科
議移咨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様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
工部一送工科得互相
覺察而法外之奸杜矣

星變

圖

山東巡撫趙彥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
明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為無端被誣

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

論方并論
黃本兵

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眾共議臣不知令之者誰又云

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為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忍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此時從哲亟

請逮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敷天共憤而滿

朝羣攻。僅稟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寬貸如是。夫賞金可諉曰。

皇上而稟回籍調理。亦可諉乎。繇前則逆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繇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弑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卽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樞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爲

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爲、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靈、抒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其于

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

迹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爲風魔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
顛不風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贊其長反若挾私以持
其短嘒嘒於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 前星者爲亂賊乎

阿

後宮者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工邪媚者為忠義乎。臺臣馬逢臯、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瀆奏、皆為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義憤執奏

浙江圖

了廷元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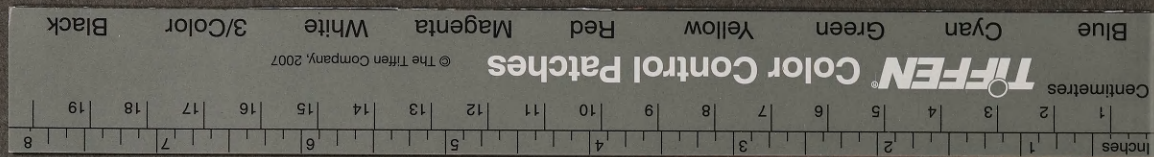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04965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